



10002

寓林集卷之七

武林黃汝寧書文集

序

策術序

策之雄者亾過於戰國之士與三國之人才然皆偶
機觸辨以權智相傾軋已耳而不爲組織之篇在漢
粹醇若天人英通若治安沈簡若趙營平刻覈若晁
大夫輩陳篇矣然各就一代之變一人之才一事之
則而極其用其出在本源學有積貯因人際事展用

寓林集

卷之七

而乘其時又彼問此對響答象設以事成文而非以
文撫事故爛焉足述也 明典制科得人最盛而終

之以策直欲網羅千古苞孕衆智綜錯萬變而又先
之以經義爲排偶章句之文書生執理卽遺事騁辭
卽迷務喜倜儻非常卽卑鄙學究一人之身耳而舉
天人治安屯田實塞古人之所分長而以寸晷尺幅
兼擅之其學必無本而其言論必不可以施於用亾
怪也一人之筆而可以羅千古苞衆智與億萬之變
庶幾可施於用者亾如主司之自爲程策而冠諸錄

者何者其所對之人卽所問之人非其有本而多貯
爲生平之所得力而勝乎物其言不出也故言成文
章施於當世亦成用如弘治山東之澤道德而藹仁
義至矣其次如新鄭乙丑之深江陵辛未之悍瑯琊
湖廣之淹雅雲杜陝西之英奇允寧蕭孔之篇公望
騷雅之作他名公鉅人靈珠隋壁雲蒸霞變不可勝
紀要皆傑識匡時宏文托志書生之所窘俗吏之所
疵腐儒之所拘叅伍以變會通其觀古可以適於今
今可以程乎古儀秦失其辯司馬諸葛失其智皇王
之略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俱在焉嗚呼此策衡之不
可不讀也孝若夙有妙才文弱登壇乃其志略在當
世黥然未究於用而露一斑之識衡鑒茲編領袖未
學良亦遠矣雖然子孟無術亦足以辦事而馬服君
之子以父書敗夏狐裘越章甫推舟於陸而用與時
不相當智有所詘策有所不及則存乎神明之力勿
謂中郎帳中之秘勝人也

論衡序

萬曆乙巳孝若刻策衡余實爲之序讀者曰我輩得

此可以策當世取高名矣。而論表闕而不宣，未厭也。又十年而論衡表衡成，余又序之。夫論之作，雄始過秦，曹回六代學而爲之也。奇始非有先生王褒四子講德學而爲之也。賈生東方生創作此體，故雄奇變化不可測識。王與曹因人成事，已不足貴。又况聲無哀樂，宅無吉凶，屢難屢答，聚訟不決，豈復有論乎。至韓愈諍臣柳宗元封建則不然，亦創而爲之，非學而爲之者也。故其盛名與賈誼東方兩生等。至若科舉之論，又不然，朝各有體，文各有時，苟其違時而乖體。

寓林集

卷之七

三

雖雄奇如兩生無所用之。故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終其身求一制科而不可得，以其違時也。今制舉首經義與策表論皆試而用之，皆時文也。然風簷之中有時未必有體，有體未必盡有學術辭章以贍之。獨程論兼三長，綜異代而運以己筆，庶乎隨時見奇而燦然可讀。此孝若有論衡之刻也。嘗攷後漢王充所著書八十五篇，名論衡，其言淹貫今古而不免蕪襍之誦。蔡邕目爲譚助，且爲帳中之秘。孝若茲纂，令人人共咀且嚼於其中，而不忍秘其益廣矣。乃有去取而

無品題孝若以爲此衡也則銖之兩之鈞之石之在善用權者哉。

表衡序

以表取士古未有也此祖宗所以教事君也蓋論以極其情策以盡其略草野倨侮者未嘗無焉試之以表而君臣之體絕廊廟之文嚴雖猖狂無忌亦必諧宮商肅仗伍始曉然知告君者當如是然此祖宗之意而不料後之日赴於浮淫也表者裏之反猶云明耳太史公表三代則世表六國則年表秦楚之

寓林集

卷之七

四

際則月取其明耳班固表古今人物則分爲九等取其明耳孔文舉薦士曹子建通親親其稍用俳也凡文盡然不獨表也前後出師俱家人常語而後之君子比於伊訓說命則表之爲表可知矣及唐之世抽黃對白相錯如繡其俳麗極矣亦凡文盡然不獨表也韓文公潮州謝上及諫佛骨諸篇俱不爾也宋之表莫過歐蘇王介甫輩此祖宗取以爲調者今其書盡在何嘗不光明宣朗了然於口而必雕繪爲精新襞積爲有學浮淫附贅何其陋歟雖然此亦時之

余少年酷嗜成弘間作者之文卽才華學術不同各根本所學而致其才俱以理爲宗格爲律氣爲御詞爲經緯精如絲髮之不相亂而天然自在如睂目頂踵之不易位無論已至者之妙卽漫漶敗筆而先輩氣格自見譬猶商周彝鼎王謝衣冠自是人間清貴之具凌遲至今無論敗筆不足觀覽其佳者已如貧兒富扮市門喬妝中無所見而名相流浪於傲僻之聲舛襲於近似之理追維成弘如以戰爭六國馳想揖讓之代可爲人情世道流涕太息江河之流誰爲

砥柱而豪舉之士以細過失之又可慨已竊謂欲制科得士莫如正心術士正心術則自少年之習爲文字始少年習文字必不可令舍成弘間作者而爲之詭遇何者成弘間作者非但文章典刑而治世之氣象亦隱隱隆隆可想見也嘗記爲童子時有復古錄從先錄繼而有明文品彙繼而有原始錄先輩名法家具在今多散逸於諸生鉛槧中不謂吾友元素與余同嗜而爲正始一編剝碩果不食而魯靈光尚存卽元素所評騰彼讀一過如隔世而見故人移身而

獲其心其欣暢歡喜真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余與元素有子皆初學爲文而吾兒猶草昧未理因爲元素題是編而命之少年信服此法卽未遂成文必不至流壞心術爲無家蕩子余亦附元素作業舉功臣耳雖然少年嗜酒者喜讀太史公淳于髡傳所爲堂上燭滅男女錯坐以爲傳神而畏苦鄉飲酒之禮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 昭代文通序

其論甚深

先是丙午歲元素在長安歸院之暇攬成弘以來業

寓林集

卷之七

十八

舉作者彙一編授帷中生題曰正始余草草題數語大都慨末流之濫而歎先輩名法家之不可及亾何元素拂衣湖上則復取隆萬以來業舉文蒐獵之拔其旨不肯作者而格不謬成弘者合焉命之曰昭代文通屬余序而流傳之余旣披覽竟作而歎曰嗟乎文不在茲乎人亦有言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而文章與時高下閱世觀變良有然者乃命世者獨不謂然何者不同之心機智徂詐之心也與時高下之文寒暑之遷而榮瘁之態也若夫本始之心含具靈妙條

達義理爲物不遷。與時偕行。古聖賢以之作經立傳。而昭代定以爲制。文士稟以爲程。傳辭宣意。隨題賦形。鳧鶴之脛不容斷續。山水之音互有寂喧。若川會海。若血周身。隆萬以前。成弘而後。皆是物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禮豈通之所岐而通。豈變之所礙哉。明昧信疑存乎學者耳矣。學者不識本始之心而逐時耦變。則唐虞之代而有巧言。孔壬識其心得其通。卽黍離之衰。可以見文武禮樂之器。元素之所寓。林集

卷之七

十九

稱文通是也。至於削除之嚴。有同郢斤。采取之廣。不遺漁罟。而篇章句法。指示前津。幾乎室燈眼鏡。則元素之有功末學偉矣。

陳孟常本經草序

夏時之言泥於

宣尼有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儒者以經爲術。遵王之道。罷黜百氏。煥乎其有文章也。周衰微言息。從橫交作。孟軻凜然而懼曰。反經而已矣。是以宋人雖推於文。猶得依經立訓。俎豆素臣之例。其精可用也。後生學士。以文絀宋。而怠其爲孔孟之功。人故淺經。

術而膚引百氏讀其言相詭而靡又百氏之所不錄也居嘗與孟常言衡文者奈何弗凜然而懼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哉將範我馳驅而不獲以經生老也孟常笑不答蓋明詔下而士霍然起而或卽之而或離之則又顧孟常語曰陳生語有之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夫誠範我馳驅而不獲以經生老也不愈夫以詭遇罷者哉士卽湛深而博負豈其不爲名使而膚引百氏以與經術抗不然必且霍然而處乎卽與離之間夫本經立訓用宋人之精而俎豆之腐也

寓林集

卷之七

二十

是集義所生者矣孟常於是欣然出一編題曰本經草屬余序而刻之嗚呼世或攻異而叛經則孟常可廢也

范光父程文選序

文者心之精微也人心之靈千百億變出奇無窮而古今取材者壹稟於法夫法非繇天降地出也標旨於古初證智於神明猶匠氏之有規矩準繩而聲律家之有鐘呂要歸於不可易士得之赴於主司者之儀的命之曰中式主司者拔士之雋者以爲式以貢

於天子命之曰程式之與程皆法也是制義之三
尺聰明奇詭者不得逞自古卽三代盛王之御世不
能亾法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已秦
不師古燒詩書坑豪雋彼亦自有秦法而凜凜於商
君如戰國之六王唐之五季互以其智巧相攫攘而
凌夷崩壞甚矣文章與時高下按本朝之變成弘之
間三王也隆萬以來厲氣而取精先秦也至於今橫
意之所出自二氏百家以及稗官里諺之眇論皆可
肆而獵之以希遇合而先民之三尺若弁髦儻亦有

寓林集

卷之七

二十一

戰國末季之憂乎夫人心不甚相遠也救亾法以法
救法之苛以三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各有所自
起其故微眇不可得而言在我者皆古之制也之法
也操於上則行操於下則明某草莽之臣無所攬其
太阿而光父氏之選出矣光父於書亾所不窺而精心
於經義特深其言扶微按律中獨有所證期無晦乎
良匠之攻苦操先民之三尺以救世而已光父令商
城法行自近客有自商城來者誦光父之政甚良卽
制舉義士幾爲之瞿然而化然則光父所爲式於人

羣者非空文也。

皇明會元全集序

韓淮陰未登壇時，人人自負，不知其爲天下名將。版築飯牛之朋，興霸佐王，爛焉今古。世無高穆，則其人亦雜之市販傭保而止。此科第之所以重冠軍也。海內博負奇崛之士，讀書通道，略物廣心，稱天下才子者，有之。或未必長於制義，長於制義而亦未必盡爲文士之冠。士固有遇不遇，要以不尊不信，定本朝之所統壹，隨時導化，應機赴節，則各有所尊，以重於世。

寓林集

卷之七

二十二

亦春秋重一元之義，震澤渾矣大矣，無所不有。唐以理嚴，瞿以辭溫，田以神恬，鄧以氣厚，孫以質朴，馮以骨秀，李以體約，陶以格練，吳以力剛，羣公分道而職。鼓吹當代，青黃玄醴，遞窮遞變，邈不知所自始。厚薄虛實，可得而觀，方其始出，未遽能厭天下才子之心。按圖而索，則世之有目者，皆能賞其神駿。卽羣公不自知其所至，而各以其至鳴，豈非天人之符，有使然而固然者哉。若略其一致，參論異同，卽以一人之手，一日之試，相提而覆互，有短長，惟夫固然者，天授而

成之人鄉會憲試俱可徵才。譬猶美人未出閣時與結褵以後。聲容色澤密移微變。其爲顰眉疾首。煙視倩笑。嫣然而媚人者。神理自在。讀元集者不可不知其全也。嗟乎士伸於知己。淮陰不遇鄼侯。大將之壇。矧目而不敢望。聲應氣求。則主試之文亦不可不並觀。然世有英雄之識能識天下士。於風塵之表。元者知其才而才者不必元。此所謂相馬者不以肥。余嘗謂漢高鼓舞一世。鄼侯元功之冠。而其識乃後於婦人之一飯可笑也。德玄魯卿余未獲深交。其人讀是集也。而知其才。因爲之序。以告世之閑將略者。固不必登壇而後見也。

○馬生伏櫪篇序

昔人有言。陛下愛少而臣已老。余讀之未嘗不流涕。已而讀處仲伏櫪千里之語。則歎志士患無志。不患老至。馬生某爲先處士門人。少年負奇。逮爲諸生。奇最著。躡諸生遂去。而學劔學劍。而歷九邊要害。三爲大將軍。揖客卒。不成功名退。而發憤復討。故吾而事諸生。技嗟乎。豈非壯心不已哉。顧恨所遭時爲文法。

章。句。之。時。藉。令。當。渭。濱。菑。川。不。載。而。鷹。揚。則。策。而。賢。
良。馬。生。何。愁。不。逢。年。也。馬。生。行。年。七。十。其。文。精。深。蒼。
勁。獨。邁。流。輩。而。抒。中。所。敢。言。卽。英。銳。少。年。高。雲。冠。而。
上。朱。輪。其。言。未。必。有。合。如。馬。生。者。馬。生。近。著。文。最。富。
不。盡。存。存。其。著。者。得。十。首。仲。尼。有。言。不。知。老。之。將。至。
馬。生。曾。捉。筆。爲。草。中。語。愛。年。短。而。愛。道。長。一。語。已。足。
千。古。韓。非。非。說。難。無。以。自。見。吁。壯。矣。哉。世。有。處。仲。必。
引。之。爲。牙。期。之。好。予。故。題。其。篇。爲。伏。櫪。而。刻。之。後。生。
毋。老。馬。生。而。忽。其。言。馬。生。可。之。則。自。鄧。禹。蚤。樹。功。名。

富林集

卷之七

二十四

後尚父無顏色矣

○ 酉戌墨卷選序

朝。家。日。以。正。文。體。爲。事。而。正。之。甚。難。提。名。心。而。引。之。
正。墨。卷。其。目。也。自。文。士。以。淪。落。憎。命。而。作。者。之。心。與。
主。司。之。眼。若。有。司。焉。而。不。得。自。主。賈。人。以。文。爲。市。又。
從。而。溷。之。魚。目。夜。光。雜。陳。莫。辨。迨。夫。時。過。情。定。循。題。
按。理。虛。中。而。品。置。之。則。文。章。之。權。伸。矣。余。山。居。無。事。
朋。來。爲。樂。間。有。問。近。科。某。某。佳。者。余。不。能。答。因。命。兒。
子。收。坊。刻。汎。濫。閱。之。隨。手。評。隲。然。見。者。不。必。不。佳。而。

佳者不必盡見天下人各有心眼又不必盡同要以不失其正俾攻文之士以道誦命千百什一或有取焉。

王季木制義小序

余里居靈鷲與移而爲壇石長所講席過從多東南之美齊魯以北絕少朋侶近以羅玄父得王季木以季木得周子寅徐孟明三君俱齊士所落筆俱洞筋擢髓不屑爲時人語子寅骨俊孟明氣贍而季木之思按之彌深其力又時如萬石之弩應手而赴理有

寓林集

卷之七

二十五

舊沒者出之說有已陳者掃而更張之每觀其臨文時幽討遐注真若不自知亾失衣冠泊乎神來出奇無窮卽東南諸雋何能駕季木而先之也子寅近已空北羣嗣季木起獨孟明以病格非戰之罪登公車而奏凌雲二子並驅天下之賀戰勝者誰往季木勉旃哉

丘毛伯制義小序

天地間善萬物之用者莫妙於動文動物也至應世之文靈機耦變出奇無窮令作者神躍覽者心開動

實爲之先輩爲文如唐荆川子濯孺子諸理齋父母之年二作可謂動之至極者次則胡思泉桂北海恣其筆之所至往往有域外之見意表之辭而拘儒小生畏視之浮者效顰而失其步所以爲動者亦甚難矣余覽毛伯近義十餘篇意之所命勢與俱至板者能活有者能無如古之舞劍弄丸者流搏萬象而擘遠空斯亦妙文章之用而致其動者已毛伯自言鄉舉時覽者閱初場幾以縱橫太甚落之然則能爲毛伯之文者効其動焉可矣

寓林集

卷之七

二十六

胡休仲稿小引

近世文士喜新說狎侮晦翁伊川諸儒先語至撮禪玄二家之似以爲勝遂橫被時名叩其中絕不曉此新故二端從何而起令尼山正法眼藏寥乎絕矣先輩每稱唐荆川諸理齋之文綽有意義然終淪落理徑中持以壓今之文士不服也吾近於友生中雅愛休仲休仲亦謬而尊余向吾刻寓庸集小創理法休仲已終夕不去口今更不知心許何似世或病余兩人愛而不知其惡然休仲文具在其卓然於心而畫

然於言、剗浮斂豔、據勝名理、若書家之李北海、顏魯公、挺挺風氣、卽欲令余不愛、不可得也、不圖今日復見尼山禮樂之器、試推休仲以爲前茅、乙未歲晏七日、書於五雲敞廬。

章孟仲制義序

大有夷然之致

庚子余獲効、拙目闡中、得士九人、章生甫仲卷深沉、蒼簡以爲必林間名宿、不意乃後來之雋、又虞其人或睥睨自喜、目中虛亾人、不謂恂恂處子也、癸卯以臭乳兒、屈座壇石、甫仲又似蒲團上人、自瞬目揚睂、外足不越階庭、五步而文益深、婉自超其兄、亦孟因得時時挾文過從、深秀與甫仲將而琢玉、礪金、矯矯直上、又似以孟之勁敵、仲之婉、其爲人亦如其文、今俱翩翩上公車矣、兄弟二人相雄霸、士林亦各相推讓、不及余笑、謂章生、伯夷叔齊、能讓國而不能讓名、看山兩蘇入京師、逢歐陽子、歎賞而聲價並重、壇石一拳石、何敢標文學之科、於是爲之序而刻之。

方孟旋全稿序

精心人自憐、自惜、亦後生

文士有三疵、研性理、則堙藻繪、放才情、則隔幽遐、騁

形勢則違節制然而性理爲基才情攄之形勢壯之
微此三美卽來三疵今也或是之亾又安得入乎無
疵者與之論文乎吾友孟旋二十年以前吾已賞定
其文是時所云理爲基者也墨守蕭規未之易也浸
假而情來矣浸假而勢成矣理生情故幽遐徹焉情
生文故藻繪渙焉勢生高生下生中故節制行焉作
者不知其至是也蓋孟旋之貽余書曰二十餘年性
命所殉節度之所以淺深窾會之所以得失心幾及
之而不能了之於手與口藉吾子知我勝我自知庶
幾定吾文天下人有可考信耳嗟乎至乎性命殉之
而何理不研何才不達何文章之不立孟旋之晚而
就功名也孟旋之窮而文章之達也後生小子欲速
其功殖學薄而貯思淺譬之野狐禪妄希棒喝之捷
而不知齋誦戒律之勤苦此惡足與觀孟旋之文哉
嗟乎如此而獵名以去者多矣吾言不驗天下其誰
信之

茅孝若書義序

余嘗謂書家大小事無二體文章家古今亦無二法

惟俗士不務通經學古務媚時人眼而媚時者往往得意去於是好古者輒變以殉人如商君于秦三說而巧合嗟乎文之破壞甚矣孝若負異才自舞象時卽能作魏晉人詩而下筆爲文已不凡冉冉至今亦漸種種矣於詩古文竟擅作者之場而於應試今文亦頗揣時人意爲鮮色瑋詞乃微言正法卽古文之體若松青筠綠摩風霜而出如鍾王書不問大小皆可模也孝若亦云古今文無二法蓋悟後語耳然乙卯之役已遇矣而復落命也於文何損孝若耐之卽

寓林集

卷之七

二十一

云種種比公孫子貢禹輩不尚少年乎。

○ 吳伯霖稿序

伯霖妙才過余而以臭味謬推余四方推執文之長及伯霖亦謬而及余然余技止矣而伯霖日進往謂伯霖文如傾國佳人直以致勝今不幸伏幽憂之中棲息聖水遲伯霖一第顧發憤索羣書而討之湛深其思而紆之篇以授方內學者其譚理如尊宿登壇名言屑玉而尊宿無其秀其鑪錘古人而挽強於一句徵巧於一字如發劍才士而才士無其深乃知文

章之妙。而良工之苦。干將莫邪。出而水陸斷。風雨至。而當其躍身冶中。不避陰陽之患。而取精以出者。世人不見也。嗟乎。此豈可與偏材小生。卮言游辭。以博名高者同年語哉。雖然。宇宙事廣矣。文章之士。精用之。而有道者。以爲枝葉。吾願與伯霖閉戶而下。其鍵相守。於無名之樸可也。

單發之制義小序

單生發之。以麟經冠闢西第五人名甚盛。己未上公車。偶蹶不快意。時余以祝釐入長安。而發之冲然過。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十

余低首屈一座。且云生平於余有嗜痂之癖。願相與商略。余覩發之貌。偉長而落穆。非凡士也。披其文理。則如開門洞見。氣則如決河下注。語則如飛箭迅發。廢千人而破萬里者。何以蹶也。雖然。文章之道。無盡入之才。亦尺有所短。發之無自爲量。請證之精微。以詣其室。行之曲折。以翻其瀾。益之風藻。以吐其華。第五之名。不足爲發之雄。三年之後。吾當占子以杜德機。其爲木鷄也。其神龍也。吾道且西矣。

王岷生三言小序

楚王屺生別余三年餘頃在廬居而挾所刻陳言憂
言授言曰三言者索余題而序之余展覽其略三言
一言也謝疊山論文有小心文放膽文心無大小而
小之則針芥微茫皆足以爲囿至於膽則浩瀚奮決
無所不可極書生爲文臨戰而虞勝負未陣而亂非
譽制於人而不能制人膽怯耳吾觀屺生落筆無之
非膽題亾問短長亾問理學亾問花草律度而橫膽
而出灑然成篇篇幾千言譬之江河怒濤排山震嶽
又譬之鉅鹿之戰以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淝水之陳
草木風鶴無非兵氣足以奪百萬之鬼而制其命斯
亦楚之雄師悍將天下其孰能難焉雖然膽有所使
亦虞有所挫夫風恬浪靜則不怒樽俎折衝則不戰
斯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屺生其諦聽之

香樹林文小序

余自維拙樸亾奇而門人中多負奇者如陳生則梁
唐生宜之特甚陳生乃盛推梅里之錢彥林而宜之
亦序其文橫行長安然三生皆歷落不偶人也夫世
之亾奇而偶於時者多矣彥林寧不偶不能不奇余

覽其香樹林之文蓋畫然有所據於中而恢然肆乎
其外精英之所出從天橫地而旁無人且恥夫世之
慧人蹈輕襲虛微一時之利而獨處其實者任其重
且遠者以甘爲鈍而號天下之愚人至以文章之技
而比於禹之治水周公之居東其自許不亦甚奇矣
哉老子云不笑之不足以爲道昌黎子亦言余爲文
小稱意則人必小恠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恠之矣夫
笑與恠庸人之所避也而古之人甘焉以自信其必
傳此可以知彥林矣

不言之言 隱以言外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十二

沈無回十八房文定序

余偶閱墨選行於世余實不自愜意謂未足盡人之
美而人謬信而傳之於是以十八房稿請閱者踵至
朕塵勞作苦心目有窮卷帙浩繁覽不及竟而坊刻
肆出玄黃襍陳又有贗託姓字者余心不無技癢無
奈日之不給也一日過友人沈無回山齋乃得其所
評文定者覽之爽然若自獲其心目而與之共臨水
鏡余心始歇而坊刻亦幾乎駢拇矣又問無回何以
作定法無回曰據吾之眼行吾之意是諸作者有高

奇有夷暢有短而雋有長而博皆吾愛所不能割吾
眼所不入而心所痛絕者俗之一字而已快哉此論
是余所爲爽然而獲者也雖然人之多方而文之流
俗也搖搖乎以敗絮落葉衝風波之間其誰與定之
秦越人見垣知卽日生死吳公子聞樂并後世存亾
而知之物有所起有所止吾學有所以定於文之先
者不可以告人矣無回以爲然請書此語弁其首與
海內共證之

白社草序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十三

自來經書稅與策論不同體先輩於此循題立格不
越繩尺而近世高才輩出變化無窮不復可以此概
量天下然令弱才眇識爲之文未成調而去題已遠
夫惟負奇博古之傑能盡變於所不同而歸於同如
吾同年軫南張公所攜郎君與諸社友白社草是也
諸君之才旣受異於天而胸中所苞羅探抉能獨闢
戶牖往往緣題起意駕乎題之上而不爲題縛緣意
命格超乎格之表而不爲格囿翔寥廓而標英靈豈
繩趨尺步之流所能望涯而至哉夫款段下駟百里

而蹶十駕不及而穆王之駿馳千里遊西極鶯鳩決起槍榆不至而控於地鵬之怒飛激水三千搏風九萬以此而當諸君之文又何讓焉余故序而歸之非敢毀繩削墨爲中庸之人誤也

萬孟暘近義序

往余令鍾陵於童子試時才孟暘而拔之相別廿餘年孟暘成進士相見款款凡余所歎賞與稍有商略語孟暘俱能誦述無遺自言於先生踪跡闊疎而心神之契合筆研所揣摩千里一席也三復其所製義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十四

淵然其思稜然其骨畫然其力潑潑然其機穎一切理套俗豔與奇詭之談絕不涉其筆端以爲似之有余想所不及以爲弗似而孟暘之爲余亦自現其座師錢太史亦云萬生之文有貞父也妙哉神劒之合雌雄而清音之諧山水乎孟暘謝庶常之選亦屈首爲令笑語之曰爲令切勿似余落落人後而偃室所造名下士又或有似孟暘者出此爲大快耳

沈無回近義序

吾友無回才高而意朗所負肝膽學術往來千古人

不可一世。天下事逢所欲言。吐露不諱。絕無依傍。回互之氣。其爲文如是也。夫蘇門之嘯聲。振窮谷。梁甫之吟。悲慨末運。古之人。精英所寄託。而凡夫俗耳。聞之不解。若刁調之過。而鐘鼓之駭。今人閱無回文。有憂憂乎不相入者。如是也。無回凡四。上公車報罷。而不悔。吾輩亦相勸堅無回之意。必毋悔。世有阮嗣宗。司馬德操其人。何愁僂響不傳人間。壯吟不作宏業哉。獲薪草所刻。深秀高亮。足以徵無回筆墨之表矣。嗟乎小東歌獲薪。而令文人歎積薪。則世眼所青黃者。當其咎無回不受也。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十五

呂爾搏易義小序

范師爲易大宗。進門士十有九人。各有所撰著。不盡見。而於閩見張子環。呂爾搏。子環之於易也。深而用其奇。於理無所不詣。而悍勁有餘。若挽強弩。奮長戟。而奪千軍之陣。爾搏凝靜。自天性。而筆無虛發。其精而不可移也。雕龍也。喻馬也。其整而不可亂也。周條侯之細柳。而程將軍之刁斗也。某居嘗謂聖人係辭以盡言。不知所欲盡者何在。而末世文士且濫用之。

以獵於名場昔也病腐而今也病詭病浮病放安望
存什一於千百令如爾搏精整而肅典常與子環之
深勁並承師門世卽不乏文士何敢越閩而稱典易
功臣矣

方晦伯四明門人稿序

四明枕山而襟海其截嶽磊奇之槩與震蕩浩瀚之
氣鬱淳而爲人文其爲詩古文往往多名家卓絕當
代而先輩應制之文其恢奇淹博亦有可得而傳迨
乎末流庸庸者拾殘瀋剩馥以爲雋而小才浮藻相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十六

率爲倣詭輕佻之習而不自覺郡邑大夫賦訟之爲
役而刀筆筐篋之不給或亦好畫龍而持建鼓其誰
與正之汝南方晦伯先生來守四明治理餘暇闔郡
之子弟日課而月程之篇爲之摘而句爲之摹今覽
其所彙門人稿大都令人人盡吐其故而納其新若
煥旌旗而變營壘也標重以爲質而挾精以爲華若
鑄九鼎而絜層嶽也若百鍊之金而五色之石也理
所必有者出之心所獨喻者嘔之若剖璞於懷探珠
於頷而山珍海錯無所不獻也始昌黎所云取之心

而注之手。憂憂乎陳言之務去者。過此以往。追渾灑而詣神化。與古之作者掩映千載。又何徑庭焉。然則四明之士輩出而登稅文之壇者。當不乏而晦伯所以陶冶之者。豈其微哉。夫俗吏驚名法。迂教化。而漢列循良。必以文翁爲首。吳公所舉士。止洛陽賈誼一人耳。而稱治平第一。何也。則晦伯可知已。

見後齋近草序

壬子余寄官畱都。延陵張生葵與其仲蕙。以母氏墓中之石來乞銘。其容深墨。其言嗚咽。而有餘痛。余敬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十七

之曰。此情至之人。必能文者也。已而抱文以贄。且泫然泣曰。此母氏之教也。於是覽其文。沈沈乎其入之深也。顯乎其侗也。創之而有奇也。放之而成也。余曰。此非其文之云也。張生有據於中。而爲之言。哀樂不貸於人。執則痼矣。疏則達矣。知其然而然。與不知其然。自情至者也。椎輪之爲輅。積水之爲冰。素絲之爲組。繪其皆以情。基者與張生兄弟三人。伯且隱而不爲文。仲能文。而讓諸其弟。是葵也。亦直以文自見。而嗚嗚然歸德於母。其文也。其梟魚之淚歟。又兩年生

且禪彈之而成聲，乃猶抱其近草乞余序，余喜而序之。其文卽不盡能至然，有其至者矣。非無情者也。生名育葵，字午卿。

孫子嗇稿序

文之必以法，猶匠氏之必以規矩，然而庸者局之，所法非法，薰習成俗，猶窶之人見甕牖，不見天地，而高才之士又破法而逃之，狂象逸猿，駭不存之地，去面目而索其人，人亾有也。吾蓋讀子嗇文而異之，吾以法求子嗇，子嗇弗繫也，以心取識，以識取意，以意取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十八

篇而詞傳焉，其入於微者遠，而致乎力者鉅，俗士之所膠，子嗇之所去也。吾以非法求子嗇，而子嗇之意，力之所至，相剝相擊，相虛實散合，率其中所欲出，畫然古之制也。古之制，子嗇之匠也。子嗇行而司理吾郡，郡之才未必遜十室，而習氣沉人非法之法，與破法之法，恣行久矣。得子嗇文讀之，將破俗而呈爲法，求諸意之匠，古之制，其猶方矩圓規乎？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者理也，節文之之謂也，有恥且格，以士爲齊民首，舍文安之，吾以是觀子嗇矣。

傅子京制義小序

子京原名元
範今名冠

傅生子京自髻鬣時余得選鍾陵里中士而識之子京名家子而負雋異不屑爲里人語於文清迅快利游筆皆解也稍慕爲結束簡貴之篇余笑語之曰長戟而銳短兵而悍皆勝具也鶴頸而斷鳧頸而續以人傷天悲也子京額之去遂操筆踞勝丙午得雋第二人而陳生仲容居第三夫陳生吾虞其才縱而泛駕子京吾虞其思約而窘幅而二生俱善用其短長以橫行江表百里而比肩鍾陵之獲有聲於三楚非

寓林集

卷之七

三十九

二子之以哉上公車二子又俱北過而別余余復笑語之曰兩生各負所短長而無斷續之患勝具自在也進而古之人通道妙理以忘所服又孰能畫之於是子京檢舊所作文請余題而刻之曰元範願使世之人盡攻吾短而吾所長乃見

志遠齋會課序

今日之文自庸謏腐爛至魀奇喜僻之士莫不有套試取其所習用者而驟禁之將人人自廢矣而解之者曰此時也夫趨時莫如易周流六虛未聞膠膠焉

所爲論與策俱不免何獨疑於表孝若存其最善者以佐教事君者而已矣嗟乎論表策具而衡爲全衡全而權乃可用是書也雖謂孝若之權書可也

○靈鷲山素業序

古者父兄之詔子弟師之訓士惟孝弟力行通道路物束於廉恥雍容禮節亾堙其本始墮其所有事而獨後於藝文今則不然父兄之於子弟自童年乳臭玄黃初剖學一先生而授詩書輒以科名相豔文辭相矜委蛇世資遷徙如園屈志滅質移才鶩俗背畔

寓林集

卷之七

五

先生之道而有所不取師以之教弟子以之學道喪世俗溺心若投珠於淵沉金於沙輾轉相屬倖成而驕敗亦亾悔若毒藥之釁鼓百餘年後且聞其氣以死悲夫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非人師之可廢而浮文蕩心與俗趣舍者之可爲太息流涕也某家貧嗜僻聞見寡眇闇於道術卑行亾度豈其偃然皋比挾素王之道以令羣材獨唯士之始業藝文一途違其所趨而糾繩墨之論放諸玄眇力誠不任人亦不附語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沿流遡源窮末返本倣

性而立。修辭居業。其庶乎。方內挾策之士。聞其風而
謬尊之。爲壇靈鷲之山。某於是忘其固陋。從吾所好。
與二三子約三章之法。曰。凡人有材。短長靜躁。受成
於天。億變爲形。惟虛與明。若合符節。在心爲神。在題
爲旨。在文爲體。函三爲一。同出異名。言所信。毋言所
疑。適已意。毋適人意。而後披質綴文。諧聲合采。各成
其至。毋亂於得失。毋弛於中道。毋悔於白首。出則政
處。則文。夫道一而已。二三子乃瞿然立。肅然正襟而
對曰。謹受教。朝於斯夕。於斯。應求於斯。矜者抑。鈍者

奮歷一寒暑而揣摩之。編成爲總。其大凡。絮長量短。
喟然而歎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先王之道不離
藝文而得本始。惟浮文殉名。惟浮名蕩心。生心害政。
生政害事。一時受之百餘年而不化。投珠沉金。吾爲
此患。以無解於有道先生之刑。其免也。勉旃哉。崑崙
無極滄溟無涯。保而持之。知險知阻。而乃可以立於
四通之衢。爲汝災木。以鑒於人。而匪爲人鑒。題之曰
素業。業言習也。素者質也。以言其本始也。大輅肇於
椎輪。醴酒造於玄水。黼黻備於純白。去俗遠去道近。

詘文伸志。受成者不移。吾與二三子之所守也。雖然。是非非。相尋無窮。才者不乏。遞爲雄伯。二三子誠有所不足者。而吾乃妄諛之。嚶然慕古而卑俗。得無有太息流涕。還以悲予者乎。

○素業二編序

昔在癸巳爲壇靈鷲山。與二三子約三章之法。曰夫文在心。爲宗在題爲旨。言所信。毋言所疑。適已意。毋適人意。毋亂於失得。毋廢於中道。毋隳於白首。出則政。處則文。夫道一而已。二三子過而聽余。追嗜逐好。

寓林集

卷之七

七

不相捨去者有年。四方之雋。踰河蹈江。跋跡山海。而至者。疊壘不巳。則汝亨有懼心焉。夫衣布被褐。不足以耀黼黻之目。飯粟茹藿。不足以爽魚膾之口。小言庸論。不足以望才士之腹。某將棄夙昔捐舊好。更求所以豔耳目。愉心慮之說。而竟不得也。二三子高者若墜。卑者若登。中者若跂。相與聚而謀。亦欲更求所謂玄妙之法。矯捷之徑。而亦不得。某於是據席而呼曰。二三子來。二三子來。余與汝登山而臨泉。於斯久矣。寒空雨霽。日麗晴翠。其幻千變。山故如昨也。澄泓

莽蕩爲濤爲雪爲風霆爲游絲其幻千變泉故如昨也文章猶是山雲川月峰峙水流起滅毫楮間其幻千變亦不可得而盡吾與二三子覲面而親握指而授藉令去故而喪我又寧能相識虐哉余嘗懼夫庸師之誤人甚於庸醫之殺人無他其所謂庸者不庸而故者非故也先聖有言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余則安能釋昔者之法而詭遇二三子夫亦相與尋三章而討之心胡以立宗題胡以立指信者安據疑者安伏適者安往亂者廢者隳者之念安起一者安在

譬猶抱病之人各自索其病所自受而醫者亦密察其所受循脈按方以融通其意相與歸於無病而後已二三子於是遽然霍然離座而起曰有是哉子之引人也吾乃知新之非故而故之推新也法證心心證題題證文衣被乎布褐而滋味乎藜藿凡夫無所關才士不得馳天下之神奇果無有越臭腐而得之者精動而變蒸蒸然不自止矣雖然醫者眎病爲病醫者亦病則又轉而望救於他師吾懼夫庸之誤二三子而殺人之爲禍烈也於是衰次其文嗣刻之以

證於有道曰素業二編

○ 壇石山素業序

余生不聞道。又賦材拙。未讀天下之書。往者偶以師心之技。棲息靈鷲山。二三子有謬而問字者。與之互證。於是有靈山素業之編。今不自意折腰爲鍾陵令。書生之長徙而芻牧衝方。愁民扶匡。不暇懶不能爲。稽生勤不能爲。巫馬子期退而自惟。未嘗不拊心汗面。恍恍自失。而諸生虛影相逐。不知吾之非故。間有抱文而過者。鍾陵故有書院集士。余不敢廢時期。而

簪聚於斯間。亦自忘其吾之非故。輒以習心應之。相與短長。其說而又不自意。有庚子役俾瞽者。與玄黃之觀。得士九人。合之得文百餘篇。所許可不足爲士準。而士或以此相索。筆墨不勝。應於是乎。災木而雕之。亦題之曰素業。嗟乎。易稱大業。富有日新。其德不止。莠文一途。宣尼設教。標目四科。漢重師承。而季長經術。有道人倫。相遞而變。訓詁之傳。流爲應制。而士之靈心。穎質。受化於時。在璞後雕。亦難其人。至以俗吏之目。繩天下。恢弘。個儻。非常之士。士不俛首下。卽

奔焉自放。此墨翟所以悲絲楊，朱所以臨岐而泣也。要以卽心爲習，緣習見故，所業不同。今曩可覆，無違心之事，必無違心之言，亦各言其素也已矣。豫章材藪，士矜重好修，邑多子羽之節，奇服者不盡見，見或不盡奇，抑或有所見而不在。譚經課稅之座，不敢載也。縣所居壇石山之阜，故繫之壇石，乃文之佳惡識者自定之。

壇石山素業三編序

蘇子瞻自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

寓林集

卷之七

十

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自云是巧，不知是業。則今世所爲舉子業文，亦口業之一端，余不能爲巧而莊語法言，庶幾斯道，抑又未能，則亦不可不謂之業。自與諸生鉛槧山中，若而年，今復不能謝絕官下，無始以來，我不能知其亦所謂結習未斷邪？伏波老矣，而據鞍上馬，以示可用，何爲也？水以造波，波還爲水性，率爲習習，亦成性修詞，立誠爲業，妄言綺語，亦爲業等業耳。造者其誰？旁觀之人，不得而與也。生心害政，生政害事，自舉子而服官，設於衷，流於物，其

爲妄且綺不可勝窮。如索塵岳如覲毒鼓。百千年而不化。則豈惟口有業而身爲菑。可畏哉。余亦嘗自觀省思維。自余爲令。一日之間。呵罵嘻笑。習氣紛作。造缺積悔。隨消隨長。者亦不勝計。則庶幾口業中之舉子一業。猶爲流塵輕霰。薄乎云爾。隙明偶開。片語乍會。或未甚墮妄綺之辟。安乎諸生之謬。而習余於壇石山。與習余於靈鷲山。無異也。壇石之山。月有會。向從余游者。有累年不相通。四方之人。或各以其山笈所便而至。習心相習。余亦得縱觀之。而錄其佳者。若

寓林集

卷之七

十一

干篇題曰壇石素業三編。業仍其素。其亦藉是以逃於口業。而又安知素者之不爲妄且綺也。

素業五編序

余自壬子秋來白門。至今幾六百日。除劾官下之日。非眺覽山水。則四方人士執經問字之日。居多。余非能挾所長先人。亦似有結習在。覺與諸生譚。可自率。曾懷先後所課文。及得自遠寄者。幾二千餘篇。亦隨手答去。存其佳者。得百餘篇。仍名素業。嗣四編而五。嗟乎文之難言久矣。法度之論。非所以繩末世。至法

亾而趨利捷效。輦學步以套爲法。令覽者欲嘔。余甚厭之。今文亦不必盡如古文。然讀古人書多時而吞吐於筆。卽尋常字句。自與凡語迥絕。至於靈心通道。無古人句。而有古人之神。卽作者不自知。抑又難矣。余不敢盡持此論相士。然沿襲可嘔之句。必不令其竄入筆端。善用古人書。與能行古人之神者。卽一字一句。必爲之歡喜讚歎。以拔其頽落腐朽之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簡乎。狂者進取。茲編近之矣。至於士遇合有數。存於其間。不盡屬之文。卽不寓林集。

卷之七

十二

遇而文。自在。余持論如此而已。不知天下人之心。同乎余否也。

素業六編序

素業初刻起。余讀書靈隱山寺。時遞刻至六編。則余寄官白門三年內。四方從游之人。以文質者也。升沉不同途。先後不同輩。吾第以文論。在循本題理格。以盡其法。據自己心性。以盡其才。而又能湔洗剝換。以盡其變。要於不改其素。而止。庚戌十門人。癸丑五門人。別爲刻。丙辰亦五人。所寄來篇帙少。又偶值刻六

編時遂附焉。至於俗習惡套，亦有用之。買名聲者，恐後生效之，以自爲能，不得不詳列於篇。除惡務盡，我不敢不討。此刻中亦有字句犯者，其全體自佳，則瑣之考珠之類，吾不能廢也。吾亦有近作五篇附之，未必極佳，儻用商君反坐之法，或可逃也。

王逸季墨卷選序

自荆公罷詩賦，開經義之科，風雅寢薄。荆公亦自有驅進士而學究之悔。高皇帝創垂不改其制，士奮

筆起，厲意一術，樹鴻鉅者不絕，而雄雋之材，往往內

寓林集

卷之七

十三

厭而思遯去，以爲快。曰：是高皇所以欺英雄，而挫其銳，磨厲其流宕不屑之氣，塞於大道，嗟乎！豈其然也。六經四子精微之言，詎減詩賦庸者汎涉無歸。寧如一尊而博通之儒，兼總條貫，奚不可者。厭生玩，玩生逸，逸生淫。於是浮華相標，虛氣相夸，渝忠信裂繩墨，生心害政，流於無窮。上標之爲軌，下蕩之爲風，文章之變可勝悼也。端其範，移其風，如響斯應，如倡斯隨，神而化之，使士不厭，則亾如程墨，程範人嚴，墨入人易，程所以爲軌也。墨風之漸也，然程居方，墨行圓。

通正編

程儲精多收物博積思長裁文斷墨儲精少收物簡
思窘寸晷文束尺幅程上潔道下博名高有是非而
無得失墨不盡斬合道斬遇主不盡為名高慮不成
名內櫻於是非外亂於得失是故墨之難為工也有
用短而成用長而敗有律而負有浪而勝有奇而之
庸有庸而之奇其儵忽如風雨千百億變巧歷不能
盡其凡大都行其思之所際以與氣符而溢之乎詞
而寡特操故鑿程者不偏貴格貴冲夷自理如風行
水雲行空鑿墨者不偏貴氣貴精醇自完如金在鎔

寓林集

卷之七

十四

珠媚淵程以立常墨以盡變常統於一變散為萬蓋
至於今多文少質奇詭橫厲常變龐雜吾不能辨其
程墨之體矣嗚呼歌者苦而知音稀自非澄清虛以
為鑿通倫類族開於道術之旨烏能別涇渭於末流
哉某不自量每欲附宣尼竊取之義舉應制業次第
其品毋令耳食之夫以虛名誤而有所不遑吾友逸
季先為之太上拓基神理妙於自然其次出奇無窮
各恣所之從厥攸好其次句字之間流響錯采小道
可觀傷其湮沒文章之變人心之符道有升降俗絲

習草璨然於篇若職方氏貢九州而吳公子觀十二國之樂泱泱乎泱泱乎可以風矣乃若闡幽微顯摘瑕見瑜勸百諷一覽於精微以破世俗浮沉之論又逸季玄鑒所欲爲政几席之上範軌來茲者也海內與於斯文者論世知變然於其然則經義亦足盡士士必不至以虛名誤卽荆公所謂驅進士而學究之悔逸季且爲一灑之矣

王逸季門人稿序

卷之七

寓林集

卷之七

十五

昔者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曰聞斯行之余嘗讚歎此二義者總攝天下之義有兩而敵應有一而互操古之名將往往以之提挈百萬出生入死而不悔其虛實奇正增減多少之用不可勝紀稅文之士莫能解也今之稅文未必遜於古之道術其動如生其靜如死爲之師者提挈天下之材雋亦宜不遜於古之名將而亦莫能解者何也夫亦各膠其師說而不相下抑其師之說有工拙利鈍邪夫拙而鈍者莫若余其語二三子循繩守墨奉法稟道若曹相國之斤斤畫一於三章然而讀吾

友逸季之文橫行妙合取精集美舉天下之文士若無能操勝筭而出其上未嘗不爲之低首折心也逸季文名滿東南東南之雋者多登其門其文有玄有微有巧有俊有煙高有霞舉有劒戟有機弩有飛舞奔蹕大都得逸季之意各縱其才情之所極以凌軼天下之茂雋若韓白之兵上天下地無非生門斯亦天下之奇觀快論也逸季訪余靈鷲山余因得窺其武庫歎服而已而吾門有腐生且私相詫曰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意者先生始欺我也不知世有湯武則精銳節制皆華山桃林偃息之具夫旣不得已而兵之則三章之法豈所加於井陘淝水之上哉客有聞而解嘲者曰兩君狎盟齊晉號令天下不亦可乎余曰正或不能譎則不敢夫夫有霸之心也不可以訓二三子吾守吾之拙鈍以遇婁東之師二三子有能爲公西華之惑者則渙然解矣是時余有素業二編之刻而逸季亦刻其門人稿行世因書而爲之序

縛而不脫也。貨殖者窺時之所必窮，而預爲之算，故曰：爭時若鷺鳥之發，有如人棄亦棄，人取亦取。吾見其終身負擔不休耳。時賢之作，何以異是？夫秋霖夏潦，蛙蚓雜鳴，當是時，使朝暾杲杲，有不體輕而色笑者哉？吾門人周京夫近之。京夫乙卯戰罷以來，日與其同心友六七人，下帷精討，余近覽其文數篇，能以湛深之思，寫粹精之理，寧刻而入，毋豔而浮。杲杲日出，天朗氣清，非復時賢氣象。然則善爭時者，舍我京夫，其誰哉？六七君子之文，雖不盡見，不知其人，視其

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

友，始必力掃庸謗，而并絕恠奇之習。如我京夫，無疑矣。余故喜而序之。

庚戌十門人稿選序

余不佞道術浮淺，非有洙泗典刑、河汾風範，而謬以文章之僻所至，得士。庚戌榜所嘗從問字者，凡十人。其人兩吳荆楚、西江東魯，不同域也。其交遠者十餘年，近者數月，而楚有朱子上，以書問代比面，文字往來無虛歲，不接膝而情彌親，則猶行古之道也。其文短長廣約，奇正正奇，不同調，各著於篇，而吾壹以吾

眼行乎十君之尺幅間。則十君所以稟先民之程而擅國能者。大較覩矣。雖然。十君亦何必以余之選重也。夫亦曰。末世師道之不立。其弟子所學習。具以浮文相高。聲名相援引。其附也如鱗。其畔而去也如徙。乃浮淺若余。所居林壑。而十君名成矣。偶以一日之知。直從長安寄吾文。余亦僭定其文。以程於當世。亦謬相稱許。庶幾乎河汾之流風。吾輩所尚可知已。夫以余之僭成十君之高寧文也。與哉。

西湖課稅序

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一

今之君子入官致用。莫不願爲令。何者以其親民也。然而於士不必親親士矣。於文不必親。蓋其精氣紛於應接。耳目亂於案牘。欲親之而固已疎矣。异哉。致虛樊公之爲邑也。余託公好閒。一過見公於他客。有然有不然而於士。若加諸膝。他事有不可。卽不難片言決。而論文譚道。卽津津乎不去口。或挑燈據座。或退食散衙。吮筆潑墨。非詞人賦草。卽諸生稅文。披若鏡光。斷如獄案。公非獨親士。夫亦有所自親耳矣。言偃之愛人。本原學道。公孫僑之教子弟。溢於博物。公

其似之乎。凡公所品題皆佳士。士號能文者以不及出公門爲恥。茲編可知也。余不佞兩年湖濱。四方之士亦有抱文過質者。余酬答亦未有倦然。以煙霞閑身。饒爲之以方吾。致虛劇中出脫。當爲之矍然避席矣。

重刻二仲制義序

二仲者鍾陵陳仲來李仲章也。余爲鍾陵長時。仲來方弱冠。已俊爽絕倫。如汗血之馬。仲章猶髮覆眉。冷泠出片語。如清泉之墮危峰。峭壁下也。嗣是時時寄

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二

余所作。蓋絕塵而奔。浩浩蕩蕩。無際涯矣。二仲今日乃始齊驅並駕。幾使天下繩墨之人。驚怖其言。而奇服者辟易而不敢當。然世之嚴繩墨之論者。無如余而文之真奇者。彼自有無方之方。不行之行。無師之師。如出空之雲。倒峽之泉。其形模勢至。不可圍不可狀。而必有所歸受。世之人未見也。而不可以爲訓。不可以訓者。彼有所天授。而此學步。彼陶鑄於古之人。而此猶在繩樞甕牖間也。以是而觀二仲之文。其必名於世。而亦必自今日始齊驅並駕。而世猶藐藐然。

驚之何疑乎。善乎舒先生之評仲來曰：奇而正，正而大。其評仲章曰：朗韻清機，如曙星之導旭日，清淮之貫長河。然則歸不於正，源不於清，卽奇焉。浪花蕩子焉而已。余以是告世之奇人，能觀二仲文者，而毋以耳食誤哉。

丙辰房稿選序

今日制舉之文，求如先輩之爾雅渾厚，不易復矣。清深雄秀，亦不多矣。簡淡平夷，益復少矣。余之爲此選也，有三種上出蒼天下入黃泉題旨，不相盪而意無

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三

近習者，一種也。鎔鑄古人之書，掀翻才人之調，戛戛乎陳言之去者，一種也。卽清而不必深秀，而不必法者，一種也。辟之五行之取偏殺，相法之取古恠時之所爲，使人固無如何也。吾所深厭有四惡曰：俗套、曰杜撰、曰畔理、曰裂法。非惟不文也，且爲文作俑焉。總謂之劣而已。士遇合有幸不幸，文之乘時良未可定。而理則理，法則法。君子行法以俟命已矣。夫古之名將，未有浪戰而勝者也。韓信、李廣亦自有法。諸君不

譽耳。

聶侯校士錄序

昔宓子賤不下堂而單父治記所友事者若而人不知其人所爲奚若子游絃歌武城所得人一非公不至之子羽已耳當是時無文字之習與抱質私謁之禮古人所尚可知已而未流不然士子以文爲徑已向其爲利邑大夫以興才好文爲市而縣之應玄黃之觀未洞而上下相矜飾以幾於古人不亦遠乎乃純中聶侯之羣諸生而課之稅也亦猶行古之道也錢塘五衢三劇之衝車馬如鶩案牘如壘上下紛應

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四

不啻行山陰道中裋帷汗雨不休也而純中於諸生月不廢課課不廢校校不廢品臧否否臧鼓舞其名心而折衷之於道諸生無問所臧否各厭其意去亾敢以他狎者今其文具在或研思而沈或抱才而揚畫然石立飄然雲飛汨汨然而泉涌爲品不同其爲才之所適而純中精神之所交應一也豈其爲名而名焉往當世賢者從文學而窺古治理庶幾於單父絃誦之意無相飾有相生其茲編也夫

鍾山集序

今夫焦尾之桐，非中郎不賞。崩岸之鼓，非茂先不解。常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況夫世之經生家，識迷訓詁，心搖得失，眼障玄黃，而賈人以文爲市，又秦火所不能燼。當爾時，欲探幽奇，嬰渺之致，總浩蕩之言，標繩墨之格，非好學深思，高才夙慧者，不能而世有幾人。吾自束髮降心，此道今種種矣。其先輩典刑，後來雋異，所目挑心賞，不爲不多。亦未遂居蔡張之後，乃門人唐室之卓左車，所彙鍾山一編，上下二百餘年，原本千餘首，而得之爲六，百分之爲五集，不特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五

世眼所希見，其爲吾心目之所未歷者，亦什之二三。抑何其鉅麗而特奇也。吾師不云乎：斯焉取斯。兩生負才，故絕倫；而年來以鑿枘，時人退而居巉巖幽壑之中，非奇文不賞，非微言不投。爲此選，如唐詩品彙十二家之外，有極玄國秀英靈之集，其中有所獨至，非苟而已也。覽者慎勿易視之。兩生近所居鍾山深處，遂以名篇。

癸丑門人稿選序

昔在庚戌門士中第者十人，今僅得五。此五君者，遇

合淹速不同時而均以文章結余知章生余庚子所
舉士也陳生金生問字壇石者也西湖經席乃得周
郎白門講帷始來方子前喁後于翩翩一時世若以
五君重余而五君所以重於世則何必盡此具也雖
然爲才子前導爲吾破寥寂五君之文亦不可以無
刻五月得其所寄各若干首遂選付梓人安有評騭
附於盍各之義

○易準序

往余與門人輩說經譚道接塵論文慮無虛晷而獨
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六

玄父周旋最長其人靈骨玄心渾中朴外諸人望之
蔑如也而諸人之業亦無能爲右今夏得其所選易
義一一皆準於法其爲余所已歷者七所未經者三
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玄父其有深心哉夫文之有準
猶奕之有譜匠之有繩而射之有鵠也不按則不名
爲工不游神不名爲化夫有神化而廢準者矣未有
廢準而神化者也余敢謂習者之門而令天下盡失
智巧哉老僧以毀戒印宗法吏以破案舞律余與玄
父將不免多事之誚所甘心焉矣

清音篇小序

左太冲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獨昭明解其語。昭明死。此語沉五濁世中矣。余嘗戲論。令昭明不在山水間。其音安往。余於靈鷲山阿之小閣。題曰清音。亦名其似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所知者。韶邪。非韶邪。暇日偶與二三了酬。此義不可了。會素業二編成。刻者併索。余近草先之。卽以清音題篇。聊付之山水而已。

近稿自序

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七

黃汝亨曰。孔子有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惟心之謂與。夫文者。心之精微也。心通於神。神動於氣。氣發於聲。故精微出而文章以成。可以鏤塵吹息。質往俟來。父不能傳之子。而凡可以證於聖。聖人復起。不能更易。故曰辭達而已。凡辭聖賢所以傳神者也。學庸論孟皆是也。聰明之士。以爲穢業而略焉。不且挾才摹古。意相擬測。其言愈高。而去神愈遠。况乎緣飾聲色。以爲工。而其流也。并其工而離之。嗚然。以爲大雅者在茲乎。汝亨每以是旨。自按其舊所爲稿。在

秋水編者三得之。在寓庸集者五得之。然世之所不貴於寓庸者甚於秋水也。又安知嗣是而得者之。不爲失乎。夫神明之道。精微之域。苟得焉。可以死不恨。吾懼夫失以爲得。而祇以戾於世也。檢之笥中。得近稿二十首。以煩匠氏。而取證焉。豈在戊子孟冬之月。

西江巨觀錄序

代

居嘗覽賈生政事書。慨然太息。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心竊怪之。夫吏束身奉三尺。守文亾害。而斤斤乎刀筆筐篋。可謂曰能。

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八

而題之。以俗斯不亦少年狂論哉。已而深維之人。非生而吏也。吏亦非生而受之。俗俗者道之反也。試則吏不試則士。吏習士。士習文。蓋有所漸靡。非一日而然。積水層冰。變而加厲。而水不與夫。當其士有吏之質。當其文有士之質。當其道有文之質。失道而後俗。俗以靡士。士以靡文。言乎含章不成服。施於當世之務。猶石裏華櫝。而無可貴於用。醇疵之化。於是焉作。而後歎賈生所慨然。而太息者未爲過也。大江以西。有道之鄉。弘文砥節。拔俗之彥。往往而出。某亾狀不。

自意奉。上旨按茲郡國吏問俗美惡而布廣厲學
官之功令山川所歷以觀人文間嘗遴十三郡諸生
之雋而衡校之而瞿然還顧於太息之譚以爲察吏
於士自今日俗士而襲陳言媿有司必俗吏而務刀
筆筐篋與其佞俗而得也寧迂道而失三覆三射以
覈於有司而取量於徑寸不敢以故事應也浮者汰
蕪者汰冗長者汰虛僞而放浪者汰淺而飾之艱庸
而獵竺乾柱下之似以爲玄妙者汰本於性暢於情
各極其才之所至上稟六藝下綜百家短長不同體
寓林集

卷之七

四十九

奇正不同變淺深不同致繁簡清濁不同調要歸於
道綦質質成文文成用俾天下無俗士之目而已合
而題之曰巨觀而觀止矣嗟乎人生而俛首牖下游
闖闖不知丘壑之美一丘一壑勝矣烏知夫西鄉望
而有匡廬五老之崔嵬幽絕與九江彭蠡洸洋莽蕩
浩渺之概又烏知夫五嶽十洲瀛海三神山之屬天
下之觀焉有極也

兩浙觀風錄序

代

二代養士之法設爲庠序學校而訓之以德藝申之

以孝弟舍醇渙藻耀於休明後世不然而自制策而遞變爲經義之選重在乎科名其文之至者固亦可以通道而浮者特爲比偶色澤之工以媚有司非靈心有殊而至道闊遠不可致上所觀下所習漸靡使然也朝廷憂之令督學使者歲一校士擇京朝官博雅負物望者典試事總總乎文體經術之爲訓而未也御史奉 上命巡行郡國察郡吏安氓庶而亦委以興賢育才之事所至得校士品稅而觀風行焉非以爲文而已夫亦曰士者四民之首而他日良吏所

寓林集

卷之七

五十

繇顯文固士之先資而靈心呈抑於世變俗流大有窳繫云爾浙山川韶秀鬱爲人文薄海不敢望余不佞樸遯少文奉 上寵靈亦得以巡方之役所至下

有司試諸士文次第以上而因爲一澄覽焉所云至而通予道者有之未易一二言大較以氣之靈隨方域所習漸靡爲文浙以東其士剛其文英傑而浩衍若大江之流而失也草野而椎鄙浙以西其土柔其文深秀而逸俊若卿雲之燦而失也儇巧而浮涉相輔以行而折衷之於道皆國器也浙人文冠冕海內

而澗澗乎大國之風足以觀矣。抑余因是而證其旨於易，夫易之與風也，其性爲入，入而後說之爲兌，爲朋友之講習，說而散之行乎水上，則渙爲沿迴曲折，波瀾蕩漾，稱天下之至文。然則六經之爲文，固未有無所入以爲說而能渙以散之者也。入乎道則醇入乎才情則雅入乎詞藻聲華則麗而駁而他日之人品功業徵是矣。故曰：下之所習，上之所觀也。易亦有之，風行地上曰觀，而其行乎水曰渙。觀以觀其所渙者也。故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寓林集

卷之七

五十一

矣。余卽樸遯少文，不敢謂古者庠序學校所以爲觀之具，盡屬於此。然教先士，士先文，舍是將何觀焉。因錄之與諸士爲質，士誠繇之以講習，端所從入，舉夫世而三代之勿謂非此具也。

素業四編序

山居無事，自品置泉石，酬應朋從而外，惟是漱蕤論文爲帶來宿疾。二三子亦謬而尊予，予亦不自避，匿謂文章之權冷，瓊所私，世人之所不爭。凡三年集四方之士，計得文如千首，仍名曰素業，而次之爲四編。

以授梓人。客有愛予者曰：子是編可無出，先是酉戌諸卷之刻，嗜文者或奉之爲祭酒，而薦紳家不以爲噉名，則以爲旁亾人。且坊刻之託子，以贗真者俱坐子，以不赦子笑應之曰：文非爭器也，惟名自外來，卽欲求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庶幾從文以核名，從博學明道者以核文，稍有不與俗同而紹先民之法，以存聖賢旨歸之百一，予亦幸可以無罪矣。乃若出而垂名竹帛處，而勒微言爲各山之藏，此非予今日所及，以讓當世之銳心不朽者。

寓林集

卷之七

五二

易義分編序

易義無方，而商瞿而下，伊洛以來，解不一門。吾友張維誠精研名理，尤深於易，嘗涉歷百氏解，而以理象數三家詮證所指，隨以所指緒餘，涉歷制舉義千有餘篇，而分之爲三，曰奇編，曰新編，曰廣編，而文備矣。義悉矣，道妙之精變，心靈之苞符，人代之高華，若挹潤於河，采寶於山，汪洋陸離，何所不有，然猶記余弱冠時所酷嗜，無如易明文品彙與純粹二編，自歸崑山董會稽而外，遠如施瓊川、諸理齋、孫正峰、沈青霞。

遊如陳霽巖許見魯方衆甫輩或大帥獨登或銳師
偏指皆昭晰羣品鼓吹一時今已淪落散佚千百而
什一向微維誠斯編出則魯靈光無存餽羊不供不
知此後浩浩蕩蕩何底止也雖然道一而已正出奇
故催新約致廣文寧有紀從無紀窺一從文窺道從
制舉義窺文學者因以知代因以知維誠可矣維誠
有子曰堯則有倩曰陸生位時俱俊穎絕倫共訂一
室疑於老泉之有子瞻晦翁之有仲默它日不止以
斯編嚙矢秣林而已

寓林集

卷之七

五十三

○ 羅玄父稿選序

批許 至矣

余廿餘年來及門之士獨玄父周旋久海內人始猶
以余知玄父而後乃以玄父知余玄父自謂師予而
予之心師玄父世不知也然予既得玄父而道若尊
而言若徵卽及門之士藉玄父靈液玄津以冲舉者
無限而玄父獨艱于一第屈原天問之作尼父命也
之嘆豈不悲哉乃玄父制義具在正者可以翼六經
微者可以苴二氏不令人驚喜者如衣布茹粟才士
所不遜而令人推遠者則似腐之神理似恣之力量

湛一真而揮八極。章句之儒所不解也。昔之才子如
邵北虞桂北海輩。至今猶傳頌其文。而魏文靖陳檢
討。且抗聲名臣之列。嗟。玄父詎以一時科名。定千古
哉。然則玄父所重有在。而卽稅文以論玄父。則如此
、 墨史小序 *此卷乃宣丁以編纂不精*
劉穆之言。書雖小事。宣被四遠。結繩而後。草玄圖妙
不可謂非墨卿之勲。然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墨卿卽
有勲伐。當其詣微。孔靜幽渺。亦烏能自宣其致。具代
有汗隆。製有因創。品有俗雅。烏得而無史。史肇自馬
寓林集 卷之七 五十四
遷。其爲紀表世家列傳甚具。後代閱世觀變者。亡以
加尚方氏立卿準之作墨史。稱玄圖之龍門。若伯倫
頌酒。栴暉品棊。昌黎傳頌。天生神物。託于人。行於世。
斯亦千古翰墨得失之林也。然史載墨卿。邇韋仲將
李廷珪。而下逮乎邵方。汪程。精而燦者。出新都居多。
而韋李舊物。烟銷水沉。與其人邈矣。難接。或戲石昌
言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寧無發達者一慨。然則存而
不磨爲墨。卿立功者。惟史而已。

往予視學江右舉指意格三言與諸生論文衆以爲
然而臨筆落紙時有不盡然者非不然也未流蕩人
而曲士拘而多畏其高濶自喜者委轡泛駕未肯俯
首羈縲之內操必然之論而強之合是爲難耳獨試
鉛山生得李倩玉文而快心賞之彼其才固天授胸
中空明若鎔羣書之液而契三言之妙嘗題其牘曰
有見解而非渺有膽魄而不浪有機械而不佻蓋能
然而非使之然幾乎養由基之射秦豆氏之御矣辛
酉遂舉於鄉第一人而典試者爲周玉繩中允玉繩
寓林集

卷之七

五五

嘗從予問業西湖之上昨自江右還語及李生相視
大笑乃知文章有神其契合如此而有然有不然者
非文之至也頃倩玉刻鷺湖草還而問序於予予亦
安能舍夙昔所許而稱引之抑聞之昔者楊文襄督
學秦中稱李獻吉爲冠獻吉舉第一人而卒以古文
辭卓絕當代其氣節亦嶽嶽古人則予所期於倩玉
豈僅以制舉藝冠一時已也

○ 墨卷選序

文章之理萬世不能易惟是氣格與時升降中人後

時以趨智者先之。而當其時，拔幟標勝，以移世俗之觀者。亾如中式之墨，顧其中稱合作者，亦無幾人。其淳澆高卑，作者不能自定也。太史湯嘉賓、張世調兩先生，登壇自命，爲世導師。其於歷科諸墨，擇其佳者，篇爲之評，句爲之摘，如堪輿家之指山川起伏迴合，瞭然在目。而予亦嘗爲二、三子，酬對不能默然。自宣德至萬曆之卯辰，多所品薦，附于老馬之識途。然二公有奇賞，而予稍嚴於格。又如老吏覆案，不害其爲大同也。吳生采于讀書湖上，研心此道，乃彙兩太史所評，合以予評，而槩題之曰：三先生墨選。參而伍之，心理相準於時，徵變於文，徵巧其亦可以無遜情矣。豪傑命世之士，於此諒有獨觀。而趨時者亦不能廢局，而賭勝若夫末學狂生，恣胷臆而篋典刑，以俸其技之一售，吾未如之何也已。

